

畿

輔

通

志

日

畿輔通志  
PDF

畿輔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漢二

漢

正定府

王禹

郭昌 子況 況從兄

順德府

路溫舒

侯芭

張禹 祖況 父敬

韓伯高

孫威直

田豐

廣平府

毛萇

貫公

毋邱壽王

膠倉

張禹

胡常

房植

沮授

大名府

汲黯 段宏

京房

索盧放

吳祐

謝弼

秦周

宣化府

趙籍

程緒

韓珩

遵化州

郭涼

魏攸

程普

冀州

董仲舒

孟但

秦恭

顏良

文醜

趙州

尹賞 子立

孟敏

深州

竇長君 弟廣國 子彭祖

竇嬰

崔駟 高祖朝 子 孫定

定州

崔琦

衛子豪 子贊元

張鈞

劉惠

張世 蘇雙

漢

正定府

王禹常山人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其採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以傳其內史丞王定定以傳禹成帝時禹為謁者數言其義獻書二十四卷 漢

郭昌藁城人尤武郭皇后父也世為郡著姓昌嘗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任郡功曹娶正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未幾卒況小心謹慎年十六拜黃門侍郎建武二年后立封況蘇蠻侯恭謙下士頗得聲譽遷城門校尉七年后廢況徙封陽安侯遷大鴻臚帝歎幸其第賞賜甚豐京師號況家為金穴二十六年況母郭主薨帝臨喪送葬遣使者迎昌喪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諡曰思二十八年后薨帝憐之詔況子璜尚涇陽公主除為郎顯宗即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為特進恩寵俱渥每事必均永平二年況卒帝親自臨喪諡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巡過正定會諸朝朝見燕飲甚歡以太牢上郭主塚賜粟萬斛錢五十萬永元初為長樂少府子舉為侍中兼射擊校尉舉為大將軍竇憲增憲被誅舉父子遂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況從

畿輔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一

畿輔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二

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新都侯官至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是士英爭國廢建初二年復封嵩子勳為伊亭侯勳無子國喆弟匡封發干侯官至大中大夫建武十三年卒子勳嗣勳卒了駿嗣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復封觀都侯卒無子國喆况叔父梁早於無子其婿陳茂封南縣侯後漢書

順德府

路溫舒字長君鉅野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葦以爲牒編用寫書稍善書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在縣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卽位

傳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三

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竭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可復屬書日與其殺不幸甯失不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筆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秦畏邪則鉛鍊而周內之蓋秦當之成雖管

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棟者家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喻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則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爲之

刑不毀而後風風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蔽葳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詭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堵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禾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漢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廩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遠將軍范明

傳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四

舒上書願給廩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遠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懸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漢書  
侯色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太乙法言雄卒爲起墳喪之三  
年漢書今縣東二十五里有故居址並正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祖父況以族姊爲光武祖母數往來前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郡郡况以郡吏入謁光武大喜日乃今得我大舅乎因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况職受父敬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合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數百萬

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香之神難於濟涉禹萬言日子香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在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人懷喜悅元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旁多良田而墾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郡倉書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問故太尉掾也權勸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盡肅永元六年人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謂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有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大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陰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太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召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王者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陛

叢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五

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樂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諫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於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後漢書韓伯高鉅鹿人永平時淮陽薛瑒為千乘太守伯高與瑒為杜撫會稽澤亭敬伯從受贖詩其姓名後漢書孫斌直鉅鹿人與郭林宗友林宗遭母憂斌感直往弔及門遇林宗鄉人賈淑入門淑素性險害咸直怪林宗之受其弔也遂不入門而返林宗追謝之後漢書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少喪親居喪甚哀及長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尉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以闕宦用事秉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詞厚幣以招致豐豐乃應紹命官別駕魏志袁紹傳註建安二年紹欲移天子自近遣使說操徙都甄城操拒之豐乃說紹早圖許以奉迎天子紹不從五年操自將兵征劉備於徐州豐復說紹舉軍襲其後紹以子疾辭豐舉杖擊地曰嗟子事去矣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失其會惜哉紹聞之怒遂疎之操既破劉備備奔紹紹乃進軍攻許豐復說紹曰操既克備則許下非復空虛未可圖也今為將軍計不如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內修農戰外結英雄然後簡精銳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援河南則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紹不從豐固諫紹以為沮眾遂械繫之後漢書袁紹傳操聞之大喜曰紹必敗矣及紹敗眾皆拊膺而泣曰使田豐在當不至此魏志袁紹傳

叢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六

傳或以語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袁公貌寬而內忌勝則必能

殺我今既敗吾不望生矣紹還曰吾乃為田豐所笑遂殺之

後漢書

袁紹傳

廣平府

毛萇趙人傳詩後漢為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即小毛公也初魯

人大毛公為詩訓詁傳於其家獻王表而出之遂以萇為博

士鄭或曰後官北海相云張華傳

賈公趙人受左氏訓詁於賈誼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

湯陰令以授清河張禹而復受詩於何國毛公漢書

毋邱壽王字子贛趙人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

夫董仲舒受春秋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

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書願擊匈奴詔

七

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

都尉不復置太守後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宏奏

言十賊獲符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有害無利則莫

犯法刑錯之道也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

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

內玩敵巧詐并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

不顧義理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

去仁惠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

寢組簪珥相捷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

啓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

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

夫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恩開聖王合射以明

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

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

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宏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羣臣

皆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召而問之曰朕得

周鼎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臣安敢無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

人

公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

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畢至珍祥并見昔秦始皇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

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鼎也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漢書

張倉趙人武帝時待詔金馬門漢書

張禹清河人受左氏於賈長卿授尹更始與蕭望之同時為

御史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待詔未及問死漢書

胡常字少子清河人受古文尚書於膠東庸生受穀梁春秋

於尹更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毛詩王莽時諸學皆立

書漢書

房植清河人順帝時以將作大匠李固薦與陳留楊倫河南

魏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二

魏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二

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同日徵用後漢書後官河南尹有重名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後漢書

祖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冀州牧韓馥表為騎都尉魏志傳註初平二年徵將以州讓袁紹投與長史耿武別駕閔純

諫曰冀北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紹孤客窮軍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俄殺奈何欲以州與之不從紹至

以投為別駕尋表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興平二年冬李催等會獻帝幸曹陽投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

朝廷播遷宗廟殘毀而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實相圖無安困恤人之意若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決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

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言而郭圖請于瓊止之投復固請言若不早定人將先我行之紹竟不從紹欲立少子尙

傳嗣乃以長子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投進諫紹不納紹既并公孫瓚欲出攻許授言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宜姑務農

逸民而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分遣精騎抄其邊鄙如此數年可坐定

也郭圖密配勸紹行授復言操奉天子以居而我舉師伐之於義則違且操法令行士卒隸非公孫瓚可比也竊為公懼

之圖等力勸紹行且譖授權太盛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而師卒未果行五年操敗劉備於徐州備奔紹紹決策攻許授

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且曰此揚雄所謂六國畫畫為處窮避也操既擊新紹將顏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授臨船而歎遂以疾乞退紹不許而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操復擊斬紹將文醜授言北兵雖眾而勁果不及南軍利緩師南軍殺少

魏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二

九

利速戰宜持久以困之紹不從遂敗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與語撫慰甚摯欲用之授曰叔父母弟命懸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竟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遂遇害後漢書

大名府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孝景帝崩武

帝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辱天子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

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為蒙賜

令黯恥為令梅病歸田里乃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好清靜擇丞吏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為人性倨少禮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遊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相哀哉

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疾亦以數直諫不得入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

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還謂人口甚矣汲黯之類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當令從

魏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十

決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命最後病嚴助為請  
告上曰汝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瘡人然至  
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  
臣黯近之矣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公孫宏燕  
見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張湯以吏定律令為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  
不能察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園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  
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漢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十一

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去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故黯時丞  
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  
發車三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買馬長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  
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  
其上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  
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賣人與市者坐當死  
五百餘人黯請開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  
與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  
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尚獲囚子之以謝天下百  
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  
侍善解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純以為開  
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又以  
徵文役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弗計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立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  
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中  
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淮  
陽吏民不相得君其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  
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  
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漢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十二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父焦贛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肇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聞西羌反日蝕又久

害亡光陰霧不晴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碎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聽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惟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漢書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顯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

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見寤而更求賢得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而非笑之然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蠶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林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倘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國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詣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宅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咸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日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建昭二年二月初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息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難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



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  
 功不成故願試益來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  
 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  
 災禍地臣令不出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合陽平侯鳳乘制  
 詔房止無來傳奏事房意愈恐夫至新豐因郭上封事曰臣  
 以六月中之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浦水爲災至其七  
 月浦水出臣弟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  
 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浦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  
 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  
 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  
 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  
 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寒浦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  
 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  
 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  
 欲正消息雜卦之驚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遺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  
 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  
 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  
 諫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  
 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  
 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避其言而遂聽之此乃  
 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  
 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  
 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

道主意欲用房而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  
 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  
 馮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尙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  
 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  
 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  
 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  
 御史大夫鄭宏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鈞盾合徐立代之  
 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奏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  
 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何知之以  
 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  
 歸惡天下註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  
 京氏死時年四十一書吳郡周敞師事房房繫獄謂敞曰吾  
 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  
 房言謝承後漢書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以尙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搽  
 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  
 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  
 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更生疑  
 變夫使功者不如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疑  
 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  
 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  
 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  
 庶子卒於家後漢書  
 吳祐諱案續漢書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

十二從之官快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詎諒日海濱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慧苴諷誘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快乃止撫其首日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僦石而不受贈遺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農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詎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詎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詎偕請躡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為詎賃春詎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日間詎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詎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之亦與為友卒成儒

宗官至酒泉太守詎政仁簡民有爭訴者輒閉關自責然後以道譬之或身至闕里重相和解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開持衣自首詎屏左右問故性具談父言詎曰兼以親故受污微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面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詎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肯親還怒曰日殺人放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加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四身犯之明府雖加哀於恩無所施詎問長有妻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

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曰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縵而死詎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詎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詎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詎亦徑去冀遂出詎為河間相固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次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鵬陽侯相皆有名於世後漢

謝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漢書弼字輔宜東郡武陽人中車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甯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言蛇者陰氣所生麟者兵甲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樊噲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不知陛下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哲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宜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致交侵孝和皇后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賞賚之設必酬庸勳聞國承家小入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龍私乃享大

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  
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駭駭駭動天下宜還  
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寄今之四公唯司空  
劉寵斷斷守善會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  
因災異並皆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  
庶災變可消國祚唯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  
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疾弱遂以他罪收考掠  
按死獄中時人悼馮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強忠節  
求報其怨乃收紹斬之後漢書

秦周字平王平邱人靈帝時海內名士共相標榜有三君八  
俊八顧入及八厨之稱厨者言能以財救人也周名列八厨  
官至北海相後漢書

宣化府

趙籍代人與蘭陵王賊俱受詩申公武帝初即位賊為郎中  
令籍為御史大夫俱請立明堂以朝諸侯而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上使使迎申公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

事而賈太后喜老子言不悅儒術漢書儒林傳籍乃請毋奏事太  
皇太后籍及賊遂皆下獄自殺漢書本紀

程緒代人為幽州牧劉虞從事初平四年虞率兵十萬將攻  
瓚緒免官前日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

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因之利且勝敗難保不如第駐兵以  
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虞以為沮家斬

之虞竟為瓚所殺後漢書

韓珩字子佩代郡人少喪父母而奉兄姊甚善宗族稱之後漢書

袁紹為袁紹別駕建安十年袁紹子熙為其將焦觸張  
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舉率諸郡守令長青  
袁向曹殺白馬盟曰違者斬眾莫敢仰視各以次敵至珩乃  
曰吾受袁氏父子厚恩今不能救又不能死於義闕矣烏能  
復北面曹氏乎觸壯其志釋而勿殺曹操聞其節甚高之屢  
辟不至卒於家後漢書袁紹傳

遼化州

郭諒字公文右北平人身長八尺氣力壯猛為武將然通經  
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

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建武九年官雁門太守與驃騎大將軍  
杜茂擊盧芳將尹由於黎時十二年由與賈丹雷匡解勝等

其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其殺由詣諒諒上狀皆封為列侯

自是芳城邑稍稍來降諒誅其豪右郗氏之屬鎮撫羸弱旬  
月間雁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諒子為中郎宿衛左右

魏攸右北平人幽州牧劉虞以為東曹掾虞之將攻公孫瓚  
也以告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瓜牙不可無也

瓚才兼文武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填之攸卒虞起兵  
攻瓚遂為瓚所殺後漢書

程善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應  
對從孫堅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屢被刺夷堅薨復

隨策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  
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善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

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

傳註

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居石城夏討宣城逕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載杆策擊馬疾呼以矛突賊破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都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大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於烏林又進攻南都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予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還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香爲亭侯吳志 謹案普卒於權自立之前則尙爲漢臣也後登之漢列傳

冀州

魏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五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浸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比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教

魏書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五

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也著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非人所以非道是以政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徠勸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哺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  
聞盛德而皆後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  
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  
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美祥莫致者何  
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  
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漸民以仁厚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  
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昌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  
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  
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不敗也周之末世大為無道秦繼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聖

其後又益甚之重禁文學并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  
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其  
遺毒餘烈至今未滅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  
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慮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  
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美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  
而顧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  
災書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  
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  
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  
及羣生也天子賢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對曰臣聞堯舜受

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謀遂亂臣務求賢聖是  
以得舜禹禪禪禹啓舜輔德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  
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禪舜舜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  
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時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  
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  
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  
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  
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文王悼痛  
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  
而勢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聖

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賁質潤美不待刻琢此  
亡異於蓬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玉不琢不成文章君  
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固周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  
飭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情帝  
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  
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召之  
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權巧之吏賦

效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至德昭然施於方外殊方萬里說德歸道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管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寐晨興憂勞萬民思難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慮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魏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五

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於是天子復冊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爲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冊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詞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溥愛而亡私吞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痛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撥天道下貫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嘉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計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能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榮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

魏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 五

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庵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諸小者大慎微者著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以改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邪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寔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疵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所權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禹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諳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則上下和睦古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偏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商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置獄苦不足也身罷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寔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可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大夫所當法也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荼槿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糜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

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  
及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  
爭田之訟故詩人急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  
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同面  
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  
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其患禍必  
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  
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  
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毋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  
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  
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寡人決疑於君  
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徒見聞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五伯比  
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視美玉也王曰善仲舒

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繼  
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  
先是遠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  
上主父偃候仲舒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  
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  
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夷夷公孫  
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為  
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  
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  
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  
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  
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  
以壽終於家家徙及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  
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  
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  
後世撮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漢書  
孟但廣川人傳齊田何易為太子門大夫漢書  
秦恭信都人受小夏侯尚書於平陵張山增增師說至百萬  
言為城陽內史以其學授魯馮賓與平陵李尋鄭寬中山陽  
張無故齊名漢書  
顏良南宮人少聰敏宏達比壯號勇善謀為袁紹將屢有戰  
功康建安五年紹遣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後漢  
引兵北救延荀攸說操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



津宜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其掩其不備可擒也操從之紹果分兵西迎操乃兼程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逆戰魏志操使張遼及關羽為先鋒擊良遂

戰沒蜀志

文醜魏志南宮人為袁紹將官渡之戰魏人稱為勇冠

三軍魏志紹之渡河而壁延津南也使醜與劉備將五六千

騎挑戰操特散輜重於途以餌之醜所率士卒果分趣輜重

操乃合騎皆上馬縱擊醜遂戰沒魏志

趙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粟邑令漢書栗邑小僻在山中易治煩陽縣北當上郡西河

為數郡湊多盜賊其合薛恭有孝行而職不辭左馮翊薛宣

漢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十一 王

奏賞與恭換縣數月而兩縣皆治漢書賞尋坐殘賊免後

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開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

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

治喪薄暮城中輒剽劫行者死傷橫道炮鼓不絕賞以三輔

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乃修治長安獄穿地方

深各數丈致合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

掾史與郭史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

子無市籍尚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持持刀兵者悉籍記

之得數百人乃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

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內虎穴中百人為擊覆以大

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

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則皆其魁宿或故吏

善家子願自改者數十人皆貫其罪令立功自贖有效者

因用為爪牙追捕甚精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闌

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橋格江賊及所誅吏

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

督大奸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曰丈夫為吏正當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

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辱甚於貪污慎毋然

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漢書

傳本

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

林宗異之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因勸令避

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後漢書

漢書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三十一 王

深州

竇長君孝文竇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會

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仆炭暮卧炭

下炭崩盡壓殺卧者廣國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

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

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

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婦去我西時

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

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

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

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

君子漢書外張蒼免相文帝以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久乃曰